十誦律/卷第 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十八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十八(第三誦之五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九十波逸提之十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波斯匿王作是法，若佛在祇洹，我當日日自往奉見。爾時波斯匿王聞佛在祇洹，即勅人民掃除祇洹，皆令淨潔我欲見佛。受勅掃灑除却眾人，唯有一人著故弊衣在佛前坐聽法，敬難佛故不敢驅去。使者白王：「我已掃除祇洹淨潔，唯有一人，著弊故衣近佛坐聽法，我等敬難佛故不敢驅却。」王言：「一人著弊故衣在佛前坐，當何所能？」即勅御者駕乘調車：「我欲見佛。」即嚴駕車，往白王言：「已嚴駕善車。王自知時。」王即上車，出舍衛城往詣祇洹，至下乘處步入祇洹。爾時大眾遙見王來，皆起迎王。有一須達居士佛邊聽法，恭敬佛故不起迎王。王即瞋言：「此是何人，著弊故衣在佛前坐、見我不起？我是澆頂大王、我境界中得自在，無死罪者能殺，有死罪者能放。」以敬佛故瞋不出口，直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，佛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，不入王心，瞋是人故。諸佛常法，不為不一心人說法。佛即問王：「何故以二心聽法？」王言：「世尊！此是何小人，著弊故衣在佛前坐？見我來不起立迎，我於國中得自在，無死罪者能殺，有死罪者能放。」須達居士言：「大王不知耶？我於佛前坐聽法，恭敬

佛故不起迎王，無有憍慢。」王時大羞小退一面，問諸大臣：「此是何人，著弊故衣在佛前坐，不起迎我？」諸大臣言：「大王！此名須達居士，是佛弟子得阿那含道，在佛前坐聽法，敬佛故不起，無憍慢心。」王聞是語瞋心小息，便作是念：「佛法大力，令人心大得無畏力。我今何不令諸夫人受學佛法令得大心！」時王語諸夫人：「使從比丘受學經法。」諸比丘不欲教授，作是言：「佛未聽我等教諸夫人法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比丘教授諸夫人法。」時諸夫人各各自請經師，有夫人請舍利弗者、有請目連者、有請阿那律者，時末利夫人請迦留陀夷為師。爾時諸夫人次第直宿於王，時末利夫人，下著珠網衣，上著磨貝衣，內身露現，如共王宿時。即著是衣出，在中庭床上坐。爾時迦留陀夷地曉時，著衣持鉢入王宮，至門下立彈指。末利夫人看見師來，便言：「師入。」即生慚羞，胡跪而坐不得起。迦留陀夷見已亦羞，還出到祇洹中，以是事向諸比丘說。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語諸比丘：「若如是過失及過是過失，皆由數入王家故。」佛言：「若比丘入王家有十種過失。何等十？若王與夫人共坐，比丘來入。爾時夫人見比丘或笑，比丘見夫人或笑。爾時王作是念：『如夫人見比丘笑，比丘見夫人笑，此比丘必起惡業。』是名第一過失。復次王共夫人宿，不自憶念，是夫人或出外住，行還有娠。時王見比丘入出，王作是念：『是夫人出外，比丘數入出，必共起惡業。』是名第二過失。復次王家失五寶、若似五寶，王見比丘入出，是中必當起惡業。是第三過失。復次王祕密語論事，或有內鬼神，持外唱說。王作是念：『如此密語外人得聞，是比丘常入出，必是比丘所傳。』是名第四過失。復次王欲殺王子、或時王子欲殺王，是中有不喜者，謂比丘所作，作是念：『我寧莫與比丘共事。』是第五第六過失。復次王欲遷小為大、或欲退大為小，是中有不喜者，謂比丘所作，作是念：『我寧莫與比丘共事。』是名第七、第八過失。復次王大嚴駕幢幡鳴鼓，若乘象馬輦輿出驅人遠道。是中有不愛比丘者，見比丘在王邊，必謂是比丘所作，作是念：『我寧莫與比丘共事。』是名第九過失。復次王滅敵國，敵國調伏時，應死者勅殺，又唱莫殺。是中不喜者言：『我寧莫與比丘共事。』是名第十過失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諸王家多有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是家中與白衣相宜，非比丘所宜。」種種因緣呵責入王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，水澆頂剎利王家，夜未過未藏寶，若過門閫及閫處，波逸提。」

王者，剎利種受水澆頂受王職，是名為王剎利澆頂。若婆羅門、若居士乃至女人，受是澆頂王職，亦名為王剎利澆頂。

夜未過者，王未出故，夫人未入故。

未藏寶者，未藏莊嚴具，未舉藏故。

門闑者，門中相。

闑處者，是門中地可安闑處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王未出、夫人未入、未藏寶，爾時比丘入王門，得波逸提。若王雖出，夫人未入、未藏寶，爾時比丘入王門，得波逸提。若王出、夫人入，未藏寶，比丘爾時入王門，得波逸提。若王出、夫人已入、已藏寶物，比丘爾時入王內門，不犯。

佛在俱舍彌國，爾時優填王千夫人，五百人為一部，舍彌婆提為一部首，阿奴跋摩為一部首。是中舍彌婆提所領五百人，善好有功德；阿奴跋摩所領五百人，惡邪不善。爾時優填王有小國反叛，王作是念：「我當留誰鎮後令無惡事，自往破賊？」王作是念：「摩揵提婆羅門利根有威德，是我婦父，我當留鎮後，自往破賊。我於是人無有惡事後無憂悔。」王作是念已，即令婆羅門鎮城，自往破賊。時諸城邑聚落名聲流布，王令摩揵提婆羅門守城，後日早起百千種人，在婆羅門門下，有立讚歎者、有稱吉者、有合掌恭敬禮拜者、有餉象馬車乘牛羊駝驢者、有餉金銀琉璃硨磲瑪碯者，摩揵提婆羅門作是念：「我得如是富貴勢力者，皆是我女力故，我當以何報是女？若與金銀琉璃硨璩瑪碯者宮中不少，女人所有怨嫉憂毒無過對婦。若令舍彌婆提五百夫人死者，乃當報女恩，我何故不殺？今不可直殺，當作方便火燒殺之。」作是念已，遣使語舍彌婆提夫人：「汝如我女無異，若須蘇油薪草材木樹皮松明，遣人來取。」即勅所典：「舍彌婆提夫人遣人來索蘇油薪草，兩三倍與。」受教言：「爾。」女人性貪慳集財物，以易得故多取積聚，滿宮房舍窓向欄楯諸樓閣間及床榻下，諸瓮甕器皆悉盛滿。摩揵提婆羅門知火具已多，勅閉宮門放火燒之。即時人民聞王宮中失火，畏王刀力、鞭杖力、瞋力故，多人俱集欲破門入。摩揵提婆羅門深惡心故，作是念：「若人民破門入者，或能滅火令不燒死。」作是念已，語諸人民：「汝等不知王心妬耶？若聞諸人破門入者，姦我宮人必當大瞋。」諸人言：「今當云何？」答言：「當縛木梯陞入。」如是集木作梯。聞舍彌波提及五百女人皆已燒死，遣人白王：「宮中失火，舍彌波提夫人等五百人火所燒死。」王聞是事心生憂惱，作是言：「如是好福田人，今永別離。」王以愁憂因緣迷悶欲死即墮床，諸臣以水灑面即便得醒。諸大臣言：「王莫愁憂，更當起宮殿集諸婇女。」爾時王破賊已，還至城外住：「我不入城，乃至新宮殿竟，滿五百女人當入城住。」王以鞭杖力、刀力、

豬力、健瞋力故，宮殿速成，選取貴人女億財主居士女，得五百人滿宮中。有居士名瞿師羅居士，有女是舍彌波提夫人妹名威德。是女於千夫人中最上，諸臣白王：「新宮已成，諸夫人已滿，王自知時。」即入新宮，與新女共相娛樂。王漸漸推問因緣，後知摩揵提婆羅門為自女故作是惡事。即遣人喚婆羅門來，語言：「汝出我國去，我不憙殺婆羅門。」王即約勅：「殺阿奴跋摩夫人。」時諸新女，為王所親信故，便白王言：「是舍彌波提夫人等，長夜親近供養佛及僧，願聽我等供養佛及僧。」王時作是言：「佛不聽諸比丘入王宮。」即時諸女欲令王起憍慢心故，作是言：「王有大威德力勢，諸大事尚能辦，何況此事？願王當成我等供養事。」諸女急白故，令王發憍慢心，即便聽許。王問諸女：「汝等實欲作供養耶？」答言：「欲作。」「汝等隨力辦供養具。」諸女有辦僧伽梨者、有辦欝多羅僧者、有辦安陀衛者、有辦鉢者、有辦漉水囊油囊杖針綖囊。爾時王喚巧匠問言：「汝能令諸夫人不出於宮中得供養佛及僧耶？」答言：「可得。」王言：「云何？」答言：「當作行輪宮殿。」即勅令速作。作已白王：「輪宮已成，王自知時。」王即詣佛所，頭面禮足却坐一面，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王知佛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已，從坐起偏袒右肩、合掌，白佛言：「願佛及僧，受我明日請。」佛默然受。王知佛受已，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，是夜勅辦多美種種飲食，晨朝敷座處，遣使白佛時到：「食具已辦。佛自知時。」諸比丘往詣王宮，佛自房住迎食分。爾時巧匠知僧來至，即出輪宮圍繞眾僧。王知僧坐已，自手行水，自與多美飲食自恣飽滿，即開宮門。諸女皆出問訊諸比丘，有問父母者、姊妹兄弟者，及問訊佛者。爾時長老舍利弗為上座，語諸比丘：「我等今日不在王宮耶？當共一心。」王知僧食已，自行澡水，取小坐床坐僧前聽說法。語諸夫人：「所欲供養者，今正是時。」有夫人施僧伽梨者、施欝多羅僧者、施安陀衛者、有施鉢者、有施漉水囊者、有施針綖囊者。爾時諸比丘皆得滿手滿鉢物，相視而坐。王有方便，心念：「當云何令諸比丘經宮中過？」即令輪宮遮先來道，便白僧言：「大德可去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等入王宮中。」王言：「我今教出不教入。」爾時舍利弗呪願已，及僧從座起去，還到僧坊，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，水澆頂剎利王，夜未過、未藏寶，若過門閫及門閫處，除急因緣，波逸提。」

急因緣者，若王遣使喚比丘、若夫人、王子如是等諸有力官屬喚，皆不犯。(八十二事)

佛在俱舍彌國。爾時長老闡那比丘有可悔過罪，諸比丘憐愍慈心求安隱故，教令悔過。闡那言：「我始知是事入戒經中半月次來所說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犯可悔罪，諸比丘憐愍教令悔過，便作是言：

『我今始知是事入戒經中半月次來所說。』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闡那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闡那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犯可悔過罪，諸比丘憐愍教令悔過，便作是言：『我今始知是事入戒經中半月次來所說。』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說戒時，作是言：『我今始知是事入戒經中隨半月次來所說。』諸比丘知是比丘先曾再三聞說此戒，何況復過，是比丘非以不知故得脫。隨所犯事，應令如法悔過、應更呵令折伏：『汝失無利是惡不善，說戒時不尊重戒不一心聽。』以是事故得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說四波羅夷時，作是言：「我今始知是法入戒經中隨半月次來所說。」得波逸提。若說十三僧伽婆尸沙時、若說二不定法時、若說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時、若說九十波逸提時、若說四波羅提提舍尼法時、若說眾多學法時、若說七止諍法時，及說隨律經時，作是言：「我今始知是法入戒經中隨半月次來所說。」得波逸提。除隨律經，說餘經時作是言：「我今始知是法入戒經中。」突吉羅。(八十三事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舍衛城有治角師名達摩提那，富饒財寶種種成就。是人隨佛及僧所須物自恣請與，謂衣鉤、禪鎮、衣釘、鉢支、匕針筒。如是諸比丘眾多，數數往取，是人作不能供，婦兒空乏。餘居士瞋責呵言：「沙門釋子不知量不知厭足，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是達摩提那居士本富饒財，布施不知量故與，不能供，婦兒空乏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不知時不知量，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是達摩提那居士本富饒財，布施不知量故與，不能供，婦兒空乏。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，骨牙齒角作針筒者，波逸提。」

骨者，象骨、馬骨、蛇骨。

牙者，象牙、馬牙、猪牙。

齒者，象齒、馬齒、猪齒。

角者，羊角、牛角、水牛角、鹿角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骨作針筒，波逸提。若牙、若齒、若角，隨作隨得爾所波逸提。若比丘用骨牙齒角作針筒者，是比丘應破是針筒已，入僧中唱言：「我用骨牙齒角作針筒，得波逸提罪。我今發露悔過不覆藏。」僧應問：「汝破針筒未？」若言：「已破。」僧應問：「汝見罪不？」若言：「見罪。」應教言：「汝今發露悔過，後莫復作。」若未打破，僧應約勅令破。若僧不約勅，一切僧得突吉羅罪。若僧約勅不受，是比丘得突吉羅罪。(八十四事)

佛在俱舍彌國。爾時長老闡那用高廣好床。佛與阿難遊行到闡那房，是闡那遙見佛來，從坐起偏袒右肩、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入我房舍看床。」佛即入，見是床高好見已語阿難：「染污爛壞！云何是癡人用如是高廣好床？」佛種種因緣呵責闡那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用高廣好床？」佛種種因緣呵已，集比丘僧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欲作床者，當應量作。量者，足高八指，除入榰。過是作者，波逸提。」

床者有二種：細榰繩床、麁榰繩床。麁榰繩床有五種：阿珊蹄脚、波郎劬脚、羝羊角脚、尖脚、曲脚。細榰繩床亦有五種：阿珊蹄脚、波郎劬脚、羝羊角脚、尖脚、曲脚。

高八指者，佛言：「用我八指，第三分入榰。」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過八指作床脚者，波逸提。隨作，隨得爾所波逸提。若比丘過八指作床脚者，應截脚，入僧中白言：「我過八指作床脚，得波逸提罪，今僧中發露悔過不覆藏。」僧應問：「汝截未？」若言：「已截。」問：「汝見罪不？」若言：「見罪。」僧應言：「汝如法悔過，後莫復作。」若言：「未截。」僧應約勅令截。若僧不約勅令截者，僧得突吉羅。若僧約勅不受，是比丘得突吉羅。(八十五事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以草木兜羅綿貯臥具。諸居士瞋不喜呵罵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乃以兜羅綿貯臥具，如王如大臣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

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以兜羅綿貯臥具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自以兜羅綿貯臥具，若使人貯，波逸提。」

兜羅綿者，柳華、白楊華、阿鳩羅華、波鳩羅華、鳩舍羅華、間闍華、波波闍華、離摩華，皆波逸提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以草木兜羅綿貯臥具，波逸提。隨貯，隨得爾所波逸提。若比丘以兜羅綿貯臥具者，是比丘應摘破却兜羅綿，到僧中白言：「我以兜羅綿貯臥具，得波逸提罪，發露悔過不覆藏。」僧應問：「汝摘却未？」若言：「已却。」僧應問：「汝見罪不？」若言：「見罪。」僧應約勅：「汝如法悔過，後莫復作。」若言：「未摘。」應約勅令摘。若不約勅，僧得突吉羅。若僧約勅不受，是比丘得突吉羅罪。(八十六事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毘舍佉鹿子母，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，佛以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知佛說法示教利喜默然已，從坐起偏袒右肩、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佛及僧受我明日請。」佛默然受之。知佛默然受已，頭面禮佛足右繞而去，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。佛是夜共阿難露地遊行，佛看星宿相，語阿難言：「若今有人問知星宿相者：『何時當雨？』彼必言：『七歲當雨。』」佛語阿難：「初夜過已至中夜，是星相滅，更有異相出。若爾時有人問知相者：『何時當雨。』彼必言：『過七月當雨。』」又語阿難：「中夜已過至後夜，是星相滅更有異相出。若爾時問知相者：『何時當雨？』彼必言：『七日當雨。』」是夜已過地了時，東方有雲出，形如圓椀遍滿空中，是雲能作大雨滿諸坑坎。爾時佛語阿難：「語諸比丘：『是椀雲雨有功德，能除病。若諸比丘欲洗者，當露地立洗。』」阿難受教，語諸比丘：「是椀雲雨有功德，能除病。若諸比丘欲洗者，聽露地立洗。」時諸比丘隨意露地立洗。爾時毘舍佉鹿子母，辦飲食已早起敷座處，遣婢使白佛：「時到食具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婢受教往詣祇洹，覓諸比丘不見，於門孔間看，見裸形露洗，見已心不喜，作是念：「是中都無比丘，盡是裸形外道無慚愧人。」作是念已，即還語毘舍佉鹿子母言：「祇洹中無一比丘，盡是裸形外道。」是毘舍佉母智慧利根，知今日雨墮，諸比丘必當露地裸形洗浴，是婢癡無所知故作是言：「祇洹中無一比丘，盡是裸形外道。」即便喚餘婢往詣祇洹，打門作聲白言：「時到，食具已辦。」即受教去，往到祇洹打門作聲白言：「時到，食具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爾時佛與大眾，著衣持鉢眾僧圍繞俱詣其舍。佛在僧中坐，毘舍佉母自行

澡水，自手與多美飲食。食已自手行水，知收鉢已，持小床坐佛前聽說法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與我願。」佛言：「諸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不得與汝過願。」毘舍佉言：「與我可得願。」佛言：「與汝可得願，汝欲得何願？」毘舍佉言：「一者我欲與比丘僧雨浴衣。二者與比丘尼僧浴衣。三者客比丘來我與食。四者遠行比丘我與食。五者病比丘我與飲食。六者看病比丘我與飲食。七者我常與比丘僧粥。八者多知識少知識比丘，我與病緣湯藥及所須物。」佛言：「汝見何因緣故，欲與比丘僧雨浴衣？」答言：「大德！我今日早起敷座已，遣婢使詣祇洹白佛時到。婢至門間見諸比丘露地雨中裸形洗浴，婢還言：『祇洹中無一比丘，但諸外道無慚愧人。』大德！比丘裸形在佛前和上阿闍梨一切上座前，則為無羞，是故欲與比丘僧雨浴衣著，自在露地雨中洗浴。」「毘舍佉！汝見何因緣故，欲與比丘尼僧浴衣。」答言：「大德！我一時與諸居士婦共至阿耆羅河中洗浴，時諸比丘尼亦入河中裸形洗浴。諸居士婦見已心不喜，呵責言：『是輩薄福德不吉，麁身大腹垂乳，何用學梵行為？』大德！女人裸形醜惡，是故我欲與浴衣。」「毘舍佉！汝見何因緣故，欲與客來比丘飲食？」答言：「大德！客來比丘不知何處可去、不可去？道路疲極未得休息。是故我欲與飲食後，隨知可去、不可去處。」「毘舍佉！汝見何因緣故，欲與遠行比丘食？」答言：「大德！遠行比丘，若待食時怛鉢那時，若行乞食則伴捨去、或夜中入嶮道、或獨行曠野，我與食故，不失伴不入嶮道，是故我與飲食。」「毘舍佉！汝見何因緣故，欲與病比丘飲食？」答言：「大德！病比丘不得隨病飲食則病難差，是故我與隨病飲食，則病易差。」「毘舍佉！汝見何因緣故，欲與看病比丘飲食？」答言：「大德！看病比丘若待僧中食後食、若行乞食去，是病比丘瞻養事闕。若煮飯作粥作羹、煮魚肉煮湯藥、出內大小便不淨器若棄唾器。是故我與看病比丘飲食，瞻養不闕，便得煮飯作粥作羹煮肉及煮湯藥、出內大小便器棄唾器。」「毘舍佉！汝見何因緣故，欲常與比丘僧粥？」答言：「大德！若比丘不食粥，有飢渴惱、或時腹內風起，我常與粥故則無眾惱。」「毘舍佉！汝見何因緣故，欲與多知識、少知識比丘，病緣湯藥及所須物？」答言：「病比丘必欲得湯藥所須諸物，以是故我與。復次大德！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，佛記彼比丘三結斷得須陀洹，不墮惡道必得涅槃，極至七生天人中往返得盡眾苦。大德！我當問：『是長老曾來舍衛國不？』若我聞是比丘曾來舍衛國，我思惟：『是長老或受我雨浴衣、或受客比丘飲食、或遠行飲食、或隨病飲食、或看病飲食、或常與粥、或病比丘湯藥諸物。』大德！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。大德！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，佛記彼比丘三結盡、三毒薄，得斯陀含，一來是世得盡苦際。我當問：『是長老曾來舍衛國不？』若我聞是比丘曾來舍衛國。大德！我如是思惟：『是長老，或受我雨浴衣、或受客比丘飲食、或受遠行飲食、或隨病飲食、或看病飲食、或常與粥、或病比丘湯藥諸物。』大德！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。大德！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，佛記彼比丘得阿那含，五下結盡，便於天上般涅槃，不還是間。大德！

我當問：『是長老曾來舍衛國不？』若我聞是比丘曾來，我思惟：『是長老，或受我雨浴衣、或受客比丘飲食、或遠行飲食隨病飲食、看病飲食、或常與粥、病比丘湯藥諸物。』大德！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。大德！我若聞某比丘彼住處死，佛記彼比丘得阿羅漢，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自知作證。我當問：『是長老曾來舍衛國不？』若我聞是比丘曾來，我思惟：『是長老，或受我雨浴衣、或受客比丘飲食、遠行飲食、隨病飲食、看病飲食、或常與粥、病比丘湯藥諸物。』我以是因緣故覺意滿。大德！如是我財福德成就，以是因緣攝法福德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毘舍佉！我聽汝是諸願：汝與比丘僧雨浴衣、比丘尼僧浴衣、客比丘飲食、遠行比丘飲食、隨病比丘飲食、看病比丘飲食、比丘僧常與粥、多知識少知識比丘與病緣湯藥諸物。毘舍佉！是財福德成就，以是因緣攝法福德。」佛為毘舍佉說種種因緣，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畜雨浴衣隨意露地洗。」

是諸比丘，知佛聽畜雨浴衣，廣長大作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佛聽畜雨浴衣，便廣長大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諸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我聽畜雨浴衣，便廣長大作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欲作雨浴衣，當應量作。量者，長佛六搩手、廣二搩手半，過是作者，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過量長作雨浴衣，波逸提。若過量廣作，波逸提。若過量廣長作，波逸提。若比丘過量廣長作雨浴衣，是衣應截斷，入僧中作是言：「我過量廣長作雨浴衣，得波逸提罪，今發露悔過不覆藏。」僧應問：「汝截斷未？」若言：「已截。」僧應問：「汝見罪不？」若言：「見罪。」應語言：「汝如法悔過，後莫復作。」若言：「未截。」僧應約勅令截。若僧不約勅，僧得突吉羅。若僧約勅不受，是比丘得突吉羅。(八十七事)

佛在維耶離國，土地鹹濕，諸比丘病癰瘡。有一比丘瘡中膿血流出，污安陀衛如水漬。佛遙見，知而故問是比丘：「汝何以膿血污安陀衛？」比丘答言：「大德！我患癰瘡，膿血流出污安陀衛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畜覆瘡衣著，乃至瘡差後十日，若過是畜，波逸提。」諸比丘知佛聽畜覆瘡衣，便廣長大作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

「云何名比丘，知佛聽畜覆瘡衣，便廣長大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諸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我聽畜覆瘡衣，便廣長大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欲作覆瘡衣，當應量作。量者，長佛四搩手、廣二搩手，過是作者，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過量長作覆瘡衣，波逸提。若過量廣作，波逸提。若過量廣長作，波逸提。若比丘過量廣長作覆瘡衣，是衣應截斷，入僧中作是言：「我過量廣長作覆瘡衣，得波逸提罪。今發露悔過不覆藏。」僧應問：「汝截斷未？」若言：「已截。」僧應問：「汝見罪不？」若言：「見罪。」僧應語：「汝如法悔過，後莫復作。」若言：「未截。」者，僧應約勅令截。若不約勅，僧得突吉羅。若僧約勅不受，是比丘得突吉羅罪。(八十八事)

佛在維耶離國。爾時諸比丘精污臥具，早起浣精舍門間曬。中前，佛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見是不淨污臥具浣曬門間。佛食後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我今日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見諸比丘精污臥具，早起浣精舍門間曬。」語諸比丘：「此不應爾，眾僧臥具多用不知量，諸居士血肉乾竭，用布施作福。是中應籌量少用者善。若比丘亂念不一心眠時，有五過失。何等五？一者難睡苦，二者難覺苦，三者見惡夢，四者睡眠時善神不護，五者覺時心難入善覺觀法。若比丘不亂念一心睡眠，有五善事。何等五？一者無難睡，二者易覺，三者無惡夢，四者眠時善神所護，五者睡覺心易入善覺觀法。若比丘有婬怒癡，未得離欲，不亂念一心睡眠，尚不失精，何況離欲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畜尼師檀，護僧臥具故，不應不敷尼師檀僧臥具上坐臥。」

諸比丘知佛聽畜尼師檀，便廣長大作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佛聽畜尼師檀，便廣長大作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諸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我聽畜尼師檀，便廣長大作畜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作尼師檀當應量作。量者，長佛二搩手、廣一搩手半，過是作者，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過量長作尼師檀，波逸提。若過量廣作，波逸提。若過量廣長作，波逸提。若比丘過量廣長作尼師檀已，應截斷，入僧中白言：「我過量廣長作尼師檀，得波逸提罪。我今發露悔過不覆藏。」僧應問：「已截斷未？」若言：「已截。」僧應問：「汝見罪不？」若言：「見罪。」應教言：「汝今如法悔過，後莫復作。」若未割截，僧應約勅令割截。若不約勅，僧得突吉羅。若僧約勅不受，是比丘得突吉羅。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佛中前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，食已入安陀林中，一樹下敷尼師檀坐。長老迦留陀夷亦入安陀林，去佛不遠在一樹下敷尼師檀坐。是長老身長大，兩膝到地兩手捉衣，作是願言：「佛何時當聽我等作佛一搩手尼師檀，如是滿足？」佛晡時從禪起，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我今日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食已入安陀林，一樹下敷尼師檀坐。迦留陀夷乞食還，亦坐一樹下，作是思惟：『佛今何處行道？我亦彼間行道。』我時入安陀林，一樹下敷尼師檀坐，迦留陀夷亦爾。是善男子身太、兩膝到地，作是願言：『佛何時當聽作佛一搩手尼師檀，如是滿足？』」佛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欲作尼師檀，當應量作。量者，長佛二搩手、廣一搩手半，及縷際益一搩手。過是作者，波逸提。」(八十九事)

佛在迦維羅衛國。爾時長老難陀，是佛弟，姨母所生，與佛身相似，有三十相，短佛四指。時難陀作衣與佛同量，諸比丘若食時、會中後會，遙見難陀來，謂是佛，皆起迎：「我等大師來。世尊來。」近乃知非。諸上座皆羞，作是思惟：「此是我等下座，云何起迎？」難陀亦羞言：「乃令諸上座起迎我。」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同佛衣量作衣？從今汝衣應減作，是袈裟應以敷曬。諸比丘！汝等以敷曬難陀衣，更有如是人，僧亦當同心以敷曬。」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，與佛衣等量作衣及過作，得波逸提。佛衣量者，長佛九搩手、廣六搩手，是佛衣量。」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與佛衣同量作衣，波逸提。若過佛衣量作，波逸提。隨作，隨得爾所波逸提。若比丘與佛衣同量作衣，是衣應截斷，入僧中白言：「我如佛衣量作衣得波逸提罪。今發露悔過不覆藏。」僧應問：「汝截斷未？」若言：「已截。」應問：「汝見罪不？」若言：「見罪。」僧應言：「汝今如法悔過，後莫復作。」若言：「未截。」

僧應約勅令截。若僧不約勅，僧得突吉羅。若僧約勅不受，是比丘得突吉羅罪。(九十事竟)